

烟花三月

□夏杨

我站在,三月的尽头
放任心绪,空空
贪恋这一刻的,阳光温柔
风也温柔

枝头的绿意
一天比一天张扬
一天比一天奔放
方才还蒙着灰色
转眼就变成了鹅黄

暖风吹得多了
会无端地,生出些犹疑
就像一只甲虫站在春天
盼着夏天到来
同时又有些惶恐

有时发呆也伴着迷茫
无端地伤感,或是焦虑
路走到这里,花开到今天
昨天是怎样
明天会怎样

决定亲手刻一枚印石
要时刻提醒自己
这暖阳是要的,爱更是要的
不然,余生里那些个
偷袭而来的茫然
该如何驱离?

总想象自己是一只甲虫
在三月的尽头想望夏天
一日一日地憧憬
那些个繁华而热烈的时光
但想象总是不完美
总会在暖阳之后,戛然而止

其实想多了也无益,不如
趁着烟花三月
放任一下困顿的心
贪婪地游弋于
这弥漫着鹅黄与新绿的光阴
给自己镀一抹光,或烙一个印
至少留一份念想
好在未来,某个落寞的冬日
笼着炉火下酒

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属风铃

□张军霞

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中有一个经典片断:当小男孩正男费尽千辛万苦找到日思夜念的妈妈时,发现她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正当小男孩伤心不已时,菊次郎安慰他说:“走吧,一定是我找错了,地址是一样的,但是,人却不同。”接着,菊次郎还特意独自一人返回正男妈妈的家门口,强行跟“肥仔”哥哥要了天使之铃送给正男,并告诉他,这是妈妈留给他的,只要摇一摇这个天使之铃,便会有一个人天使来帮他。正男果然迷恋上了那个风铃,在返回的路上,时不时会停下来摇摇它,那满脸虔诚的神情令人心疼。

我想起一个胖女孩的故事,她是我同事的表妹,从小就因为体重超常的缘故,无论走到哪里,常常成为别人嘲笑的目标,长期陷入自卑和抑郁之中,在学校里没有可以交往的同伴,永远都是独来独往。

那年,胖女孩已经上中学

了。一天中午,她到食堂打饭,因为去得晚了一点点,只打到了两个包子。当她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吃饭时,隔壁班有两个女生路过,其中一个不屑地说:

“瞧,她胖成这样还吃到停不下来呢!”另一个附和:“我怀疑自己走错地方,进了养猪场……”这样充满恶意的对话,令当时正在吃饭的许多同学哄堂大笑。她强忍着眼泪,丢下才吃了一半的包子,低着头往食堂外跑去,刚跑出没多远,就听到有人叫着她的名字追过来。那是班里新转来的一个男生,他把她在食堂里遗留的一个本子递过来,笑着说:“这些漫画人物都是你画的吧?个个都很萌,你真是天才啊!”

这是胖女孩从小学到中学,在校园第一次得到来自同学的关心和鼓励。因为没有朋友的缘故,她从小就喜欢用画漫画来释放情绪,总是把画中的每个人都画得非常有趣,画着画着,就

会忘记现实生活中的不快和压抑。她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漫画本,却从来没有勇气给任何人看一看。她说,多年以后,她每次回想起那个男生把漫画本递过来的瞬间,内心都会涌起一股暖流。她当然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天才,但每当再遇到伤心事时,依然喜欢回味那个瞬间来鼓励自己。

同事跟我说,他的表妹如今还是很胖,只是丢掉了当年的自卑,专门给各类绘本故事画插图,作品中常常出现长着天使翅膀的小男孩形象。其实,当年那个男生转学到表妹的班里,只待了半年又转走了,大约想不到自己的一次无心之举,竟然如一缕最暖的光,点亮了一个自卑女孩的追梦之路。

我想,这个男生就是偶然路过胖女孩人生旅途中的天使吧?他为什么来,后来又去了哪里,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路过有多么温暖。就如同

《菊次郎的夏天》中,正男所期待的天使其实早已出现,那就是大叔菊次郎。为了让伤心的正男变得快乐起来,这个总是一脸冷漠、霸道、不讲理、爱耍赖的男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搞笑的事件,不但治愈了正男内心的失落,也悄然改变了自己浑浑噩噩的人生。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拥有着一个专属的天使风铃。每当被生活的压力或失意包裹时,家人或朋友的鼓励,甚至一个陌生人无意中传递的一丝善意,都像那清脆的铃声,用它那美妙的“叮当”声将我们从沮丧的阴影中唤醒。是啊,就算生活的面纱有时会被无情地撕碎,我们依然要有踩着废墟前行的勇气。因为,有晴有雨才是真实的人生。不如,珍惜曾经遇到“天使”的时光,也在适当的时候,化身为天使陪伴别人一程,然后再不动声色地离开,这也是一种温暖。

目光中的父爱和母爱

□唐宝民

一次去同学家里,其父亲向我讲了当年送同学上小学的事:“那时候啊,他才10岁,上小学二年级,从家到学校有三里路,早上六点上自习,五点半就得从家里出发。天还没亮,他不敢走,我就陪着他一起去,送他到学校。后来,想到他是男孩儿,应该锻炼他的胆量,我就跟他说:‘明天不送你了,你自己去学校吧。’他心里不愿意,可也不敢说什么。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天还黑着,他就起来了,拿起书包出门了。我其实早就醒了,但我假装睡着。他一出门,我就起来了,悄悄地跟在他身后,他走了一会儿,回头看,什么也没看到,又往前走。又走了一会儿,他就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了学校,我也跟在后面跑,一直到学校门口,看着他进了教室,才放心地离开。我就这样天天偷偷地跟在他身后送他,一直到天亮得早了,才放心地让他自己去学校。”

朋友的父亲是把这件事当做一笑讲的,可我听了却十分感动,他的一片苦心,在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黑暗中,父爱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儿子的身影,生怕儿子有什么闪失,努力照亮着儿子生命的每一个

角落。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大家谈起了母爱这个话题。一个朋友说她对母爱感触最深的就是母亲的目光:“我结婚后住在城南,父亲去世得早,母亲独自住在城北。每个星期,我都去看一次母亲,买些她喜欢吃的菜,亲自下厨,并和母亲一起吃饭,然后再收拾屋子,洗洗衣服。每次离开的时候,我回头仰望,都能看到母亲站在阳台上目送着我离去,一直到我走出小区,拐过街角,回头再看时,母亲还站在阳台上望着我离去的方向。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今生,无论我走多远,都会有母亲的目光跟在身后,都走不出母爱的目光……”

是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常常是一种默默的关怀。那种爱,往往就寄寓在无声的目光里。目送,其实是一种无言的牵挂。父母通过目光,传递着关心和爱给子女,就如同龙应台在《目送》中所写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雪域春色

□李海波 摄



初夏榴花红

□钟竹意

暮春时节,桃李芳菲已尽,虽绿意盎然,但可供点缀的花儿毕竟已经不多了。除了有“月月红”之称的月季,开得最热闹的就是石榴花。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红,一朵朵如耀眼的火星点缀在绿枝间。远远看去,犹如一块块印好的碎花布穿在石榴树身上,既好看又不繁琐。

儿时在老房后的小院背阳处,伫立着一棵老石榴树,它粗糙的外皮包着扭曲的枝干。在小院的东北角向阳处,挺立着另一棵小石榴树,它健壮的树干散发着青春的朝气。春季来临,小石榴树率先展示风采:树上挂满了“红灯笼”似的石榴花,在绿叶的衬托下,红、火、灿烂,红得发亮,红得喷着光,就像太阳最近边的朝霞。花瓣儿是这么多,花形又这么大,花瓣儿一层又一层……来串门的人们,个个赞不绝口,小树一派风光。

石榴树上的石榴花有奇异的花萼,厚厚的角质形成一个根部圆筒形上部五角形的“喇叭”,火红的石榴花就从这“喇叭”中喷吐出来,就像一把火炬,花萼是柄,花朵是火。细细的看去,每一朵石榴花都有一个瓶状的花托,厚实的萼片呵护着花瓣,花瓣上闪耀着晶莹的晨露,带着夏季的温润。

元代诗人马祖常写道:“乘槎使者海西来,移得珊瑚汉苑栽;只待绿荫芳树合,蕊珠如火一时开。”石榴花,花姿绰约,端庄高雅。远望望去,如一片片燃起的火焰,又像一朵朵静静地漂浮着的云霞,在周围常绿树的衬托下,不需彩笔点染,自然呈现出一抹抹浪漫红韵,洋溢着生机,充满着活力,传递着生命的信息。

在花的家族中,石榴花的花期是漫长的,整个夏日花开不断,此起彼伏,摇曳着婀娜的身影,引来成群的蝴蝶和蜜蜂翩翩起舞。在多姿多彩的榴花中,最令人动情的



凌波鸟跃

□汤青 摄

爱人长眠小星山(一)

迎着咸腥味的海风,我们采风的一行人从港口渔政码头登上两艘船,直奔小星山而去。

小星山岛位于惠州惠东港口镇西南方向,是一座常年没人住的荒岛。将近60年前的那场战斗,让小星山和惠东港口民兵连威震天下。港口民兵一举歼灭潜入小星山的特务,英雄事迹被拍成电影《南海长城》。

重访阔别二十多年的小星山,我有点兴奋。1995年,我曾到小星山参加活动,但未细细参观采访。此次随惠州市作协组织的团队专程去采风,对小星山及英雄民兵连充满期待,对光荣战斗历史充满景仰。

船一起航,就被湛蓝的海水包围。海潮将一轮红日从东边托起,缕缕霞光在海面铺上一层潮红。站在甲板上凭栏观潮,思绪飞扬。不久,一阵阵海风藏在波涛里,发出“哗哗哗”的声响,掀着巨浪,把船只不停地抛起来又摔下去,起伏落差岂止三尺?颠簸的人胃里翻江倒海,迷糊中听见呕声阵阵。有些刚登船时兴奋不已的同行者,如霜打的苗,东倒西歪恹恹然也。

身体在波涛里颠簸,我的思绪却飞到那个崇敬英雄的年代。《南海长城》原是话剧,后被八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电

影公映时,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了。男主角是王心刚,女主角是刘晓庆,演唱插曲的是李谷一。用现在的话说,演员阵容豪华。不过,那时候我还很小,只知道王心刚,后来才了解刘晓庆和李谷一。王心刚塑造了很多完美的男性形象,例如《勐垅沙》里的解放军叔叔。

不知不觉,我们在风浪中前进了约一个小时后,远远看到了小星山的身影。所有人们打起精神,极目远眺,隐隐看到那座小岛。远远看,小星山很像一条卧着的小鳗鱼。看起来近,走起来远。

因风浪太大地势险要,船体较轻,担心触礁,因此不能靠岸。可以想象,当年依靠小舢舨紧急登岛,狙击敌人,多么艰难。我们只能在船上与小星山对视。眼前,最高处的那座山就是小星山,岛上有小星山战斗遗址、妈祖庙,最让人怀想的是苍山翠柏掩映下的小星山战斗纪念碑,那里长眠着张苞等三位烈士。

虽然没登上小星山,但没想到我采访到了张苞的妻子曾解。她是电影《南海长城》里阿螺的原型,但阿螺是一个后进变先进的形象,而曾解一直是一个战争中的先进人物——老游击队员、港口的妇联主任。

曾解就结婚了。

在这桩以战争为底色的婚姻中,两人从没领过结婚证,也没举行过婚礼。张苞牺牲后,曾解一个人独自抚养5个孩子长大成人。如今,张苞留给她的除了5个孩子,就只有几张照片,但最重要的是,张苞用生命谱写了人生的辉煌,留给她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她用一生来坚守自己的爱情!

1949年,两人随部队南下,回到广东,初期在肇庆武装部,1958年才调到港口镇。

1962年10月1日到12月6日间,九股特务由高雄乘船,偷渡到广东沿海的海丰、惠阳(当时港口属于惠阳)、惠来、电白、台山登陆。

1962年10月7日,张苞和曾解吃完中午饭,正准备出门赶惠阳的公交车去检查工作。当时,张苞身兼数职,既是渔盐工委副书记,又是武装部部长,还是民兵连长。张苞是妇联主任。张苞要去稔山,曾解要去范和公社。忽然,张苞接到港口武装部秦部长的电话,说小星山渔民发现有特务的橡皮艇!张苞放下电话,叫来一位武装部副部长与曾解去范和,自己则电话通知,紧急集合民兵连。据帮曾解带孩子的母亲后来讲,

张苞出门时,老人问他,今晚要做你的饭吗?张苞说,不用了,我回来再做。这是张苞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

当晚,狂风暴雨,身在范和的曾解听公社武装部的人说,小星山现正打仗,战斗很激烈。想到张苞自从1944年参加游击队以来,大小经历无数次,不但骁勇善战,还是双枪手,他的右手虽受过伤,中指不能伸直,但并不影响射击。回想他矫健的身手,曾解从心底升起一股自豪感,但当听说战斗激烈时,不由得心惊肉跳,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早,曾解接到惠阳渔盐工委书记薛风的电话,让她马上回港口镇。对方语气低沉,曾解心里隐隐不安。

路上,由于范和村没有车站,曾解步行良久,才来到稔山乘车,到达平海后转乘轮船才回到港口镇。

心急如焚的她刚一下船,就发现好多人在码头接她,大多是渔盐工委的干部,他们表情严肃,也不多言,直接把她接到渔盐工委办公室。看到广东省军区的领导、武装部部长等,心里一直在打鼓的她一下腿发软,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刘明霞

惠州文脉·花地西湖投稿邮箱:wbfkbls1@ycwb.com